

兩關遺址考

勞 幹

一 太初以前的玉門關

漢代開關河西四郡以後，以玉門關和陽關作爲河西的西界，關內是河西，關外是西域。漢書西域傳稱『列四郡據兩關』，四郡指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兩關指的是玉門關和陽關。玉門關在北，陽關在南，距蒲昌海都是一千三百餘里。

〔（注）戴震本水經注河水注校文云：『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後漢書同，惟水經注作千三百里，足證二書皆脫千字，』全趙無發明，今不引。〕

但這是漢武太初以後的玉門關和陽關，當漢武帝初關河西的時候，玉門關是在敦煌以東。在這樣情形之下，應當沒有陽關的。漢書李廣利傳說：

太初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至敦煌，請罷兵，益發而後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者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這一條是沙畹發現的，在他著的『敦煌木簡』，指明是在斯坦因發現的九十四度稍西的廢址。不過他發現這一條太史公的記載雖然很重要，但他的指出地望却被王國維誤會了。沙氏書中明指出來是 TXIV，即現在稱爲小方盤的一個地方，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序』加以駁正，這是不必的。又王氏指出舊關認爲即現在的玉門縣，那就更不對了。

王氏認為太初以前的玉門關即是現在的玉門縣，他的根據是：

一、現在的玉門縣在酒泉和敦煌的中間。

二、現在的玉門縣即是漢魏以來的玉門縣。

第一點是不錯的，只是太廣泛了。第二點說現在的玉門縣即是漢魏以來的玉門縣，却不是這麼簡單。自明初葉嘉峪關以西之地，中國西疆便無玉門縣。清初設的玉門縣，是東達里圖城設治後改稱，並非古玉門縣的遺址。現在的玉門縣距酒泉城四百五十里，元和志記自漢迄唐的玉門縣，距肅州二百二十里。現在的酒泉城即唐的肅州城，所以現在的玉門城決不是漢唐的玉門城。清一統志云：『通志（陝西通志）今赤金所去肅州二百三十里，與古玉門縣道里相仿，蓋即古玉門縣也。』楊守敬的沿革圖列古玉門縣是在赤金所的附近。所以漢玉門縣尚在現在的玉門縣以東二百里以外，決不能說即是一處。

又據太平寰宇記隴右道引關駟十三州志云：

玉門縣漢置，長三百里。石門周匝，山間纔經二十里，衆泉流入延興（顧祖禹引此文下多一『海』字），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

其『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又見於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過。王氏因這段和『玉門關即玉門縣』的假設不合，認為不確。不過關駟十三州志是北魏的名著，劉知幾史通稱為『言皆雅正，事無偏黨。』況關駟又是敦煌人，記載玉門關正是他鄉土上的事，更不至毫無根據。現在去古已遠，倘若並無有力的證據來反駁一個去古未遠的名著，是個很危險的事。所以不惟現在的玉門縣城不能認為即太初以前的玉門關，就是漢玉門縣城也不是漢代太初以前的玉門關。

雖然，在承認十三州志範圍之內，不妨對舊玉門關的位置加以推測，十三州志所舉玉門縣的山川，是周匝的石門，和衆泉流入的延興海。延興海即是現在名叫赤金湖的，赤金所的城垣就建在赤金湖畔。周匝的石門應當即南北二山間所夾的險要，就形勢而論應當指漢玉門縣縣東的嘉峪關，和縣西的赤金峽。赤金湖附近宜於開墾而不宜於設防，嘉峪關和赤金峽宜於設防而不宜於開墾。設防地點因為有其他代替的地方而被撤消之後，駐防的人改成屯墾的人，一定不會在原處的。所以說漢玉門縣是從附近設防地點移來的，和十三州志原意並不違背。

現在所假想的漢代玉門舊關可能的在嘉峪關和赤金峽兩處。寰宇記引十三州志『延壽縣在郡西，金山在其東，至玉石障。』即金山在郡西延壽東，相傳即在嘉峪關，玉石障這個名稱與玉門關可以發生聯想的。假若這個地方是舊日的玉門關，那就玉門縣的設立，是因為西部新設了一個敦煌郡，西部鞏固了，在玉門關的戍卒也就向西擴張到赤金去屯墾。

假如認為舊玉門關在赤金峽，那也是可以解釋的。因為漢玉門在今赤金，而漢冥安在今玉門附近。兩縣之間赤金峽是一個最好的關隘。同時玉門和冥安的縣界正是酒泉和敦煌的郡界。玉門縣是屬於酒泉郡的，則玉門縣未置縣以前的屯卒亦當屬於酒泉。赤金峽在酒泉郡的西界，即應當是酒泉的關隘所在，所以赤金峽也很有是玉門舊關的可能。如同明清的肅州因為嘉峪關是重要的關隘，嘉峪關外的玉門便不屬於肅州了。

若以形勢而論，赤金峽的形勢當在嘉峪關之上，不過不能以山川形勢作為唯一的根據，所以對於太初以前的玉門關，不便輕為擬定的。至於新五代史于闐傳高居晦使于闐記：『至肅州後渡金河，又百里出天門關，又百里出玉門關，』這是指玉門縣而言，和近人 Cable and French 的 Through the Jade Gate 認現在的玉門縣是玉門關犯着同樣的錯誤。

二 漢代的玉門新關

漢武太初四年，李廣利伐大宛以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玉門關也在此時西徙，流沙墜簡序的推斷是不錯的。據道光的敦煌縣志，認敦煌西北的小方盤城為玉門關。據斯坦因的 Serindia，他曾在敦煌西九十四度以西的遺址 Txiv 發現玉門關的公文，認此處為玉門關。這個地方照他地圖，平面測量附圖，及影片，和敦煌人叫做小方盤的是一處地方。所以敦煌縣志和 Serindia 是符合的。

據史記大宛傳注引括地志稱玉門關在壽昌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寰宇記同。元和志作一百一十七里，也大略相符。壽昌城即南湖東北的廢城，從此處到小方盤計三十六英里，和這個數目相當。

小方盤城周圍在外面量每面八丈，城垣堅厚，在六尺以上。在其西面和北面

都有長城的遺跡，在其東南北三面尚有一個外郭的遺跡，每面約有三十丈。在一個堅固郭塞的外圍，再築一個較低的外郭，這在額濟納河沿岸是常有的。小方盤城的外郭雖然被風沙侵蝕得僅剩下不明顯的痕跡，但在額濟納河沿岸的地灣城卻保存得相當完好。所以就小方盤本身而論顯着太小，不過連外郭算來，仍然可以住紮不少的軍隊。

在 Txiv 出土的木簡，有：

『太始三年閏月辛酉朔己卯玉門都尉護衆謂千人尙尉丞無署就』

『尉融使告部從事移……更主踵故以……從事□事令史□』

『興訊□出況玉門關候滿候丞與尹君所□不宜□□藉□官』

『玉門候造史龍勒周生萌 伉健□□□士吏』

『始建國天鳳元年玉門大前都兵完堅折傷簿』

『玉門都尉□屬吏 板籍』

『玉門官□』

從以上各簡看來，這個地方應當是玉門關都尉和大前都候所共治的城。即就小方盤的建築狀況而論是一個『郭』，『郭』即塞上小城。在額濟納河沿岸，甲渠候官的 Mu Dirvanjin，肩水候官的 Ulan Dirvanjin，都是一個和小方盤類似的郭。甲渠有時便稱作甲渠郭，肩水也有時稱作肩水郭。所以大前都候官治所便是在小方盤的郭，而玉門關都尉也便在大前都郭上治理。因此就郭而言是大前都，就關而言是玉門關。

玉門關都尉和大前都候官既同在一郭，所以都尉府或在內郭或在外郭並不一定。在小方盤的東北有一小邱，斯坦因記號爲 Txv，這一處也曾經發現漢簡。小邱上是一個烽臺的遺址，並有房屋和井的殘跡。其西側和南側正是和外郭相連之處。所以也是一個重要地方。至於發現的漢簡，有：

『十一月壬子玉門都尉陽丞□敢言之謹寫移敢言之 掾安守屬賀書佐通成』

『敢言之 龍勒長林丞禹叩頭死罪死……滿書一封龍勒長印』

『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門郭尉戍告候長晏到任』

以上都是都尉府的公文，所以都尉府也有在外郭的時候。這是因為鄯太小了，並不能容納都尉府的全部，倘若不在一個十分緊急之際，外郭已經可以扼守了。

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認大方盤是古玉門關，這是錯的。大方盤在小方盤以東三十里，在一個坡的下面，距大道約一里。大道在高岡平處走，是不經大方盤，要經過大方盤必須下坡以後再上坡。這和小方盤高踞原頭二三十里便可望見是不一樣的。著名的關隘決不會在僻地和窪地，所以在形勢方面不應是玉門關。再就他的建築而論，是三間沒有窗戶的大屋子。斯坦因在 Serindia 和 Ruins of Desert Cathay 便認為只是一個倉庫，而不是一個適宜設防的所在。現在就此處所發現的漢簡（斯坦遺址記號為 TxvIII）看來並無一個木簡是關於玉門關或玉門都尉的，大部分都是廩給一類的事。例如：

『入二年糧 粟百五十六石 穉稂冊一石 □田二頃七十畝 十月戊寅倉佐
（善）□龍勒萬年里索良』

此簡有倉佐的名稱，也是這個地方是一個倉的證據。

三 陽關遺址

小方盤西面過了一個沙灘以後，便是叫做後坑的沼澤區，這個沼澤區可以北接疏勒河。南湖的水是流到水尾為止，但偶然大雨的時候，山水下來也可流到後坑。所以南湖對於小方盤，是一個在水的上游，一個在水的下游。

南湖在敦煌的西南，距敦煌一百四十里，是一個不太大但很肥沃的水草田。在他的東南有一個草湖，經過長期間蘆葦的腐壞，土越墊越高，現在草湖的湖面已經高出南湖水草田兩三丈了。草湖的水滲入地中，水草田便生出好幾處泉源。這些泉源便灌溉着水草田中的二百農戶的田地。水草田的東北有一個破城，斯坦因稱做南湖城，大半被沙蓋着，早已不住人了。水草田的西南當着大道經過的地方，還有一個遺址，滿地瓦礫，因為常常有古物被人拾到，本地人稱做古董灘（辛卯侍行記作古銅灘）。在古董灘的東南和西北各有一個舊烽燧遺址，距古董灘均為五里。

南湖的破城相傳是壽昌城，按寰宇記壽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元和志作一百五

里，脫一『十』字），徐松西域水道記認為南湖距敦煌一百五十里，故南湖廢址即是壽昌城。清一統志和辛卯侍行記的說法也一樣。

斯坦因在千佛洞發現的地志殘卷（Giles 在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 Studies* Vol. 6, No.4 有影印本，岑仲勉先生定名為張大慶抄地志），所敘的南湖環境和壽昌正合，在 *Serindia* 便略引此篇作為舊唐書記壽昌由城南的壽昌澤得名以外更重要的新證據。此篇記壽昌城的西南有壽昌海，又有渥洼水，大渠，長口渠，石門澗，無鹵澗等，俱在城西南三里至十里，渥洼水並在城西南三里發源。現在要找一個距敦煌西南一百五十里的城，城西南有湖，距城西南三里有一個水源，除去南湖東北的破城再無第二處，所以南湖破城即是壽昌城遺址。

據元和志寰宇記諸地理書，陽關距壽昌城六里。陽關是個通西域大道所經，所以必然是臨着大道的。現在壽昌故城循大道西行六里，只有古董灘一處是個遺址。所以古董灘應當是陽關所在。古董灘的遺址有半里見方，較壽昌城南北較長，東西相仿。所有陶瓦碎片可以表示從漢至唐。並且曾經發現過五銖貨泉半兩錢及銅箭鏃，這也可以表示從漢代以還已經被利用過。照 *Serindia* 所記的遺物來看，這一個城和壽昌城都是從漢以來都有人經營利用，可見壽昌城是漢代的龍勒，而古董灘是漢以來的陽關。不過此處正是山水經過的地方，曾經因無人管理被山水的沖灌，再經風沙的侵削，將城垣削平了。現在除去將沙礫除去，尚偶然看出房屋殘破的遺址以外，只能從陶瓦的堆積來判斷住居的痕跡。但從陶瓦堆積的格外多，也可想到住人並不在少數。

現在古董灘的位置是在南湖水草田西偏南的地方，在水草田的盡西是一個大渠，跨過大渠以後便是古董灘。古董灘在大渠的西，在一個山水溝的東面，和山水溝平行的是兩條至三條沙嶺，過了沙嶺以後，便是十里左右的礫灘。再向西去便到了沙邱區域，人馬都不易行過的。這樣的沙邱行過六十里便到推莫兔，這是一個有溪水灌注的山谷，住有十幾家農戶，在現在推莫兔村的南部，尚有一個漢代的城障，對河並有一個烽燧。向西七十里到多壩溝，或向西南九十里到庫拉斯台（照申報館地圖，辛卯侍行記作葫蘆斯台），都是大道，再行兩站便到苦水，可以和出小方盤到羅布諾爾之路相會。

關於通西域的大道，兩漢書西域傳記着自玉門關陽關出西域有兩條道，即：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傳注引魏略西戎傳記着有三條道，即：

從玉門關西出婼羌，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

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廬倉，從沙井西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

從玉門關西北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

北史西域傳所說出玉門的兩道和魏略的中道和新道相同。洛陽伽藍記記宋雲使西域的事，走的是中道。隋書裴矩傳的三道也和魏略相同。至元和郡縣志所記的，是：

陽關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

玉門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

假如將上列各道合併起來，共計有：

(甲)經樓蘭的：

一、西域傳的南道（元和志的南道同）。

二、魏略的中道。

(乙)經車師前庭的：

一、西域傳的北道（即元和志的北道）。

二、魏略的新道。

(丙)經婼羌的：

魏略的南道。

所以一共有五條道可走，其經樓蘭的兩條道，和經車師前庭的兩條道，據本文上看其分別是在從玉門關到樓蘭，和從玉門關到車師前庭，各有兩條不同的路線，到樓蘭或車師前庭以後，四條路線便合成兩條路線了。在此五條路線之中，經車師前庭是只能走玉門關的，經樓蘭和婼羌是可以走玉門關或陽關。此外尚有一條專走

陽關到婁羌，即現在走阿爾金山的路，還有不走漢玉門關及陽關到伊吾，即玄奘所走的，這都是漢代大道所不經由，所以西域傳和魏略都沒說到，晚到北史也不提到。即是到西域的路實以玉門關爲中心。

不過玉門關距西域的道路比較便捷，所以入境是入玉門關，如班超上書願得生入玉門關，敦煌漢簡『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出使車師是走玉門關，如敦煌漢簡『以食使車師口君卒八十七人』，但陽關也有重要之處，如斯坦因在 Serindia 說的陽關附近出產豐富可以作成供給站，並且阿爾金山一帶爲流動的婁羌所據，陽關是個主要防線，都是對的。所以西域傳說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出『陽關』至近者曰婁羌，鄯善國去『陽關』千六百里，都是從陽關說起的。

清高宗作陽關考，駁相傳陽關在新疆之說，這是對的。不過認爲在紅山口，卻不免有些錯誤了。紅山口在古董灘北偏西三十分，南湖諸水合流向北流出的山峽，在山峽的上面有一個烽臺。這一處從南湖諸水流到的水尾附近來看，確很險要。不過這是一個坐南向北的山口，從南湖到小方盤，可以走到，從南湖走西行的大路到推莫兔，卻只經古董灘而不經過這裏。古今記載都是自陽關直向西域，並無由陽關到玉門關再向西域的記載。倘若不經玉門關出紅山口仍一直向西，那就一片沙漠，並無泉水，也無古廢址可尋。古代的廢壘並不在紅山口一直向西的沙漠，而在出古董灘向西，現在尚有泉水的推莫兔和多壩溝等地。並且現在紅山口只有一個烽墩，除此以外，別無遺址。所以紅山口因爲據着險要，從前曾經作爲防守的一個據點，但按照遺址的規模和道路的方向，不能認爲即是古陽關所在。

倘若就古董灘的遺址論來，古董灘的遺址誠然太平坦一些。不過由推莫兔溪畔的城堡到南湖，七十里路中有六十里沙原，中無滴水，其困難比較惠回堡到嘉峪關九十里無力的石子道還要困難些。斯坦因也認爲這是一個天然的防禦。再就古董灘本身而論，現在因爲城垣倒塌看不出險要，但假如長城修起來，有南（龍王廟）北（紅山口）兩個墩策應着一個千雉嚴城，也就可以看出是一個重要的陽關了。

四 唐以後的玉門關

唐初玉門關已東移，到唐中葉又東移，唐初的玉門關在距瓜州五十里的北方，據慧立大唐三藏法師傳云：

法師（在瓜州）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臚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咽喉也。關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

……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上有胡相樹。布草填沙，驅馬而過。

到元和志的時候，便說玉門關在晉昌東的一百五十步和這一處不同了。

要知道唐初玉門關的地位，必先以瓜州地位來決定。瓜州所在迄無定說，斯坦因在 *Serindia* 認為是安西以西的所謂瓜州城。他又認為安西附近的疏勒河即是玄奘所經的瓠臚河，因此他便認為唐初玄奘的玉門關是在瓜州的東北。但據元和志說瓜州距肅州四百八十里，距沙州（即敦煌）三百里，今安西以西的瓜州城距敦煌一百九十五里，距肅州六百餘里，和這個距離不對，是不能認為即唐代瓜州城的。

現在距肅州四百八十里，距敦煌三百里，只有苦峪城相符。清一統志云：『苦峪城在淵泉（即安西城）東南，東去嘉峪關四百六十里，』再加上嘉峪關至肅州六十里，恰為四百八十里，今城為明成化十三年所修，但早已有遺址了。徐松西域水道記云：『斷碑沒草，尋其殘字曰：「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籍如雲，萬億京坻」，耆舊相傳，是張義潮歸唐部人所造，以述功德。一面字勢不類唐人，殆曹義金時作也。』可證城之建造，至晚在明以前。現在本地人稱為瑣陽城，瑣陽出於稗官，不足為據。斯坦因的 *Serindia* 載發現的陶片，最晚到宋。所以此城決不太晚，此城為安西屬內最大的遺址，明代所建，當仍舊基。此城距河照 *Serindia* 的圖為二十英里，與五十里之數相近，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門舊關。逾疏勒河便是出星星峽或青桐峽到哈密的大道。

開元天寶時，玉門關的位置，應仍和貞觀相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云：

蓋將軍真丈夫，行年三十執金吾，……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百草枯，
南連犬戎北接胡，騎將獵向城南隅，臘日射殺千年狐。

據聞一多及賴義輝對於岑參事蹟的考證（聞文見清華學報，賴文見嶺南學報），岑參係天寶六年佐高仙芝戎幕，天寶七年在西域。據此詩『臘日射殺千年狐』句，知岑參係歲暮出關。又此時尚有二絕句：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玉關寄長安主簿）。

苜蓿烽前逢立春，胡盧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思想，不見沙場愁殺人（題苜蓿烽寄家人）。

檢長歷，天寶六年丁亥十二月大，天寶七年戊子，正月初一日立春。此三詩時日，寄長安主簿有『明朝歲除』語，當爲十二月二十九日作，蓋將軍歌言『臘日』，當爲十二月三十日作，寄家人詩當爲立春日即天寶七年元旦日作。

自苜蓿烽西去，便到敦煌，岑參燉煌太守後庭歌云：

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

城頭月出時的宴會，應當是上半夜當月在上弦的時候，即應在十五以前。藏鉤行酒據周處風土記和荆楚歲時記說是歲臘的風俗。但時方正月猶是新年，李商隱詩『隔座送鉤春酒煖』，言春酒，也應是新春的宴飲。

所以岑參的路，是從現在安西附近，即玄奘所出的玉門關西行，正月初一沿胡盧河過苜蓿烽，正月十五以前到燉煌。現在從安西至敦煌，仍有沿河走的路。假若照元和志所說唐中葉以後的玉門關是在晉昌縣東，晉昌即瓜州治應在今苦峪附近，則由晉昌到敦煌便應走經踏實堡向西一直的路，距河總在五六十里以外，不得云胡盧河上。胡盧河即瓠臚河，斯坦因證爲疏勒河，甚爲精確，所以從玉門關西去燉煌要在胡盧河上，非認爲即玄奘所經的玉門關不可。所以貞觀到天寶，玉門關未換位置，關的東徙，是天寶以後的事。

附記：本篇承夏作銘先生指正數處，謹志感謝。